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世無匹 第八回 桃花馬陌上騁佳人 玉洞軒壺頭醉才子

詞曰：過眼驕驕看不足。香塵起，美人如玉。儼若飛仙，渾如天女，但見片雲垂綠。司馬高堂剛一宿，回馬處，但存華屋。哭殺東牀，空思南國，何日舊盟仍續。

右調《明月棹孤舟》

話說南雄太守因戚宗孝胡亂供了同盜姓名，並四散去向，隨即差捕緝提。那知戚宗孝本非真盜，只因夾得慌了，招不出同伙，便隨口扭捏了幾個名字，太守認為實，勒限要人。那些捕役搜風捉影，那裡尋處？只得回道：「沒有。」太守又調戚宗孝復審，幾番夾打，終招不出。太守又疑捕役懈惰，或係買放，也拖帶他吃了許多敲撲。

戚宗孝妻子周氏，聞丈夫問成死罪在監，不勝號慟。家裡東西，已被捕役搜盡，仍是衣食不週，思量要買些食物，到監裡看看丈夫之面，爭奈手無分毫，只得將些傢伙變賣，弄得千文，就買了些魚肉之物，把來煮好，又買一瓶酒，煮些飯，把個筐兒盛了，剩幾百錢帶在身邊，做監門使費，提著筐子，走到監來。獄卒問道：「你這婦人看那一個？」周氏道：「看我丈夫戚宗孝的。」獄卒道：「這是盜犯，豈容你進去！」周氏道：「不過送一餐飯，如飛就出來的。」便取出銅錢，遞與他道：「不多幾文錢，送與長官買壺茶吃，千乞做個方便，容我進去，感謝不盡。」

獄卒接了道：「這幾百錢，成甚麼規矩！只要十兩銀子就放你進去。」周氏道：「可憐家裡已被捕班大叔搜盡，寸草不留，這幾百錢是賣傢伙的，其實拿不出手，只是再沒處生發了，求各位長官做個情罷！」獄卒笑道：「這樣個老婦人，還虧你說個情字。」又有兩個做好事的說道：「不要打趣他，容他進去一會罷。」便把筐子內食物查看明了，恐怕有藥，叫周氏逐件把來嘗過，方才引他進去，眾獄卒緊緊守著。

戚宗孝一見妻子，放聲大哭，周氏也哀號不上。戚宗孝道：「當初那義士本是好心救我，不想今日反害我性命。總是我命裡已是該死，只因偷活了一年，違拗天命，便不得善終。如今我的性命總只在早晚了，你也不用想念我，可另尋個門路去罷。」周氏哭道：「再不想當初那人竟是個大盜，可惜不曾問他名姓，沒處追尋，反替他當此殺身之禍。」

戚宗孝道：「也不要怨他，那人豈是有心害我？總是我與你兩人沒福享受，自家敗露出來，到此地位。」周氏道：「你且安心坐一兩月，只等巡按到來，我便拼命進張紙兒，懇他審豁。或者天可憐夫婦二人，還有個出頭日子，也未可知。今日攜得些酒飯在此，你且吃一口兒。」戚宗孝道：「我心裡哀切，那裡吃得下去。」周氏道：「這點東西，我費許多心機買來，如何不吃？」戚宗孝道：「也罷，我就吃這一餐，便算活祭了我，料今生不能和你生聚了。」

說罷，大家哭個柔腸寸斷。眾獄卒等得焦躁，忙忙催他吃完酒飯，叫周氏出監。周氏還想再講講兒，早被眾獄卒不管他哭死哭活，生生的扯了出去。周氏再三求告，那裡睬他，只得含淚而歸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干白虹同陳與權在京，真是富貴齊來。風光美滿，逍遙跌宕，快飲豪呼。不覺過了殘冬，已是新年。干白虹一發開懷樂意，不分晝夜，時時傾倒，刻刻沉酣。到了初五這一日，卻是春朝，陳與權到房師處慶賀去了，干白虹獨自個在下處吃些酒兒。因是悶酒，覺得沒興，便欲邀侯叔子來同飲。恰恰又往親戚人家拜年，干白虹沒瞅沒睬，只得叫何壽守了下來，自己往郊外玩玩景兒。卻喜春氣溫和，風光明媚，陌上遊人，穿紅著綠，往來如市。但見：

東風蕩漾，春色鮮妍。翠館朱樓，處處彈箏院落；紅牙碧管，家家試舞筵前。茶壺畔，錦簇銀燈；酒社中，花迎珠履。少客打球沉醉，豪兒狎妓風流。小婦釵頭，遍貼宜春之燕。上林枝畔，何須剪彩為花。樓頭遍倚紅妝，隴上盡飛白玉。正是翠袖紅裙歌罷後，玉樓金谷宴開時。

干白虹見了這般春景，喜不自勝，乃大笑道：「我來此二十多月，只終日為這些世情俗累，糾纏不了，那知外面景致，卻如此風華！若當此新春，尚在寓所悶坐，可不被春光笑人！」正遊玩時，只見遠遠煙塵卷地，歡呼震天，家家紅袖倚樓看，陣陣香雲從地起，若男若女，若老若少，准萬人叢叢裏著，不知看些甚麼。干白虹見如此熱鬧，連忙也趨上去。

走不多數步，只聽人說有兩個美人，在那裡走馬試技，好看得緊。干白虹大以為奇，也想要上去看看，爭奈人千人萬，擠得異常，干白虹汗都攢了一身，那裡走得一步！偶抬頭見有個酒社，十分軒敞，當前五間大樓，朱欄碧楹，窗牖玲瓏，異彩圍環，鼇燈高聳。門首一個匾額，題曰：「玉洞軒」。干白虹看這酒社，甚是可坐，況且。走馬的美人，打從樓下往來，一發好看，便盡力擠上數步，竟入酒樓。

店家見干白虹人物偉俊，氣概軒昂，定然是位上客，連忙搬上極豐美的肴饌，擺在正中。干白虹道：「把桌子再移前些，靠近這窗口才好。」店家道：「爺們要看走馬哩，待我把左右的小窗，一發開了，等這走馬的女人這頭來，那頭去，遠遠都看得見，可好麼？」干白虹大喜道：「你這人果然有竅。」才坐定了，便把酒連連斟飲。不多時，那走馬的兩個美女，整束停當，跨上鞍橋，如飛雲掣霧，遠遠而來。只見：

繡帶飄揚，雲鬢散亂，玉容嬌豔，渾如西子飛來；金躑凌空，彷彿雲娥下墜。紅塵從地起，天驛群空；紫霧繞蹄生，康在價重。梅花亂落，瓊英與粉汗爭飛；柳帶斜飄，金繭與蛾眉相映。青樓掩歌扇，玉面蒙塵；紫陌踏殘花，金轡耀彩。珊鞭到處，香生曳路春風；翠袖飄來，色灑上林花露。共指巫娥雲外至，鬢鵝瑤釵；爭看青女月中來，臂鬆金釧。人人喝采，何須贈錦纏頭；處處歡欣，不必賜金買笑。只愁天馬行空去，斷送玉容人上天。

干白虹看了，好生驚羨道：「世間女子，卻有恁般絕技！不但天生美貌，抑且骨格靈奇，雖沙場老將，亦不能有此輕身馳驟，技至此，可謂神矣。我今日何幸，乃得一見！」那兩個美人走了四五回，馬也倦了，便去歇息。干白虹也入座來，仍舊飲酒，心裡想道：「今日幸是出來走走，卻有此奇觀，若苦苦的在下處吃這些悶酒，如何得醉！」

正覺快暢，偶然回頭，見旁邊一張桌子上坐著一人，年紀只好二十來歲，青年俊雅，白面青衫，案上擺著一壺酒，兩碟菜。那生手托著腮，象有心事一般，悽悽惶惶的坐著，也不飲酒。干白虹驚訝道：「外邊美人走馬，如此熱鬧，隨你泥人木漢，也要動心。這樣一個少年，怎不散散心兒，卻這等悶坐？」

心裡耐不得起來，使問道：「郎君為何心事不佳，卻對此好景兒納悶？」那生聽見干白虹問他，也不回答，竟撲籟籟掉下淚來。干白虹一發疑心，因立起身，走到那生身邊，又婉婉問道：「郎君怎因小弟相問，反至悲傷？有事不妨明言，小弟若可替兄分解，自當為力。」

那生因干白虹問得慙慙，便走出位來深深一揖道：「承台翁下問，小弟實有說不出的苦衷，難以相告，故爾不答，非敢慢尊客也。」干白虹道：「郎君惘然獨坐，弟又無客相陪，請過來談談何如？」那生道：「再不敢當盛意，請台翁自便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朋友聲氣相通，何必見拒。」便攜了他手，同到自己座間，對面坐下，便滿滿斟一杯酒，遞過來道：「郎君須開懷暢飲，以洗愁腸，慎勿戚戚！」

那生忙立起身接著，也就回敬了一杯。雖旨酒當前，佳餚在案，只雙眉如結，並不沾唇。干白虹道：「郎君果有何事，難道終須隱忍？想小弟不足與言，因而吝教了。」那人深深一拱道：「台翁何出此言？非個弟敢於得罪，實實有樁心事，難以告之親友。就告之親友，亦萬萬不能補救，故不若不言之為便。」干白虹道：「郎君所言，皆論世人之常態耳。若丈夫真心為人，天下那有不為之事，怎說不能補救？郎君請試言之，看我干白虹還是補救得來，補救不來，便見我為朋友的肝膽了。」

那生知他是個豪傑，便說道：「弟與台翁，素昧平生，既蒙垂愛，自當傾心相付。然秘而不言者，一則瑣事不敢瀆聽，二則私

情難以告人。今既諄諄辱問，自不敢不說，幸台翁聽之。小弟姓曾名鼎，字九功，北直大同人氏。先君係是孝廉，做過溧陽縣令，單生小弟一人，年甫十三，先母遽爾見背。彼時便有個庠士，叫做陸卓人，他父親是洪武年間進士，因殉建文之難，永樂定鼎燕京，即膺恤典，蔭陸卓人為恩貢，選授戶部倉官。他與先君交好，勝如昆弟，所生一女，才十一，便欲與小弟聯姻。先君念係至交，甚為相得，便行聘定。誰知不上三年，先君又歿，伶仃孤苦，親屬凋零。又因先君素性耿介，宦橐蕭然，所有薄蓄，僅完喪葬，而住居什物，日漸消沉。彼時承內父美意，即欲收拾小弟到家讀書。小弟因想男兒志氣，必要自己掙立，若碌碌依人，雖至富貴，終必為人竊笑。因再三辭他，且到進學之後，方議完婚。

內父知小弟志向如此，也便不來相強。小弟到十九歲，先父服滿，才應童子試。幸屬文宗見知，就拔了第一名進學。是時內父方欲議及畢姻之事，忽然竟奉命，差往陝西，護解邊關軍餉。不惟錢糧重務，抑且庚呼緊急，兒女細務，只得暫置一邊，忙將銀子上了車兒，討二十名官兵護送。未到半途，一日忽見前面三簷黃蓋，一對銀瓜，兩條開棍，遠遠喝道而來。後邊一頂綠綢官轎，坐一人，氣度顯望丰神安雅。內父見他氣概，定是一位顯宦，便叫歇下車子，自己與眾官兵都帶著馬，站在旁邊，讓路與他過去。那官府在轎內看得仔細，便問道：『你們是解錢糧的麼？』眾兵道：『是奉戶部差到陝西解兵餉的。』那官府道：『既是京裡下來，解官是那一個人？』內父連忙應道：『是戶部倉官陸卓人。』那官府道：『可是陸某之子麼？』內父說：『正是。』那官府道：『這等說起來，是我年姪了。』

內父就問轎內是那一位老爺，那官府便道：『老夫是兵部侍郎張西庵。』內父想一想，果然有個張西庵與父親同年，是個忠正之士，自永樂登極，便不肯出來做官，久已在家享福的了。內父慌忙下馬，口稱年伯，深深行禮。那張西庵也就出轎扶住道：『老夫久不在京，朝中這些僚友，都已疏遠，正欲問問消息，請到舍下去坐。』內父因部限緊切，不敢耽擱，再三力辭。張西庵道：『舍下去此不遠，聊奉一茶，以表年誼。且陝西撫台兩次致書通候老夫，今老夫正欲修啟一封，煩年姪附去。』內父因是年伯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叫眾官兵趨著車子，一同跟張侍郎走去。約有四五里地，方才到了，果見門牆高峻，宅第連雲，門首的對聯道：

司馬名高戶擁貔貅百萬；平原客重門迎珠履三千。

到了門首，張西庵先出轎來，拱內父入去，內父忙跨下馬，同入廳中，從新施禮就坐。使者捧上茶來，張西庵道：『老夫一向散處林臯，滿腔事業，盡付東流。今僚屬知交，或遷或罷，落落無多，每一言及，不勝可歎。年姪久在京師，諸公近況，必然熟悉，幸為老夫告之。』內父約略答了幾句，便起身辭別道：『老年伯若有台翰，幸即揮付，以便登程。』張西庵道：『年姪姑請寬坐，老夫尚有要言相托。』才坐下，便治酒出來，珍羞羅列，樽疊交陳，張西庵遜內父入席，內父再三告辭道：『小姪單身客路，正愧無物相敬，何敢遽當老年伯渥款！且部限甚促，萬萬不敢羈留，且俟回京之日，便道再來候教。』張西庵道：『上限雖嚴，也不在這半日。況前途山坡險峻，此時已不可行，莫若在此過了一宵，明早老夫遣眾家人護送過嶺。況今晚尚欲寫書與撫台，至年姪途中勞苦，書中自然先容，就遲一兩日，也不妨事。』內父見如此說，只得勉強入座。張西庵便吩咐把餉銀抬進內廳，撥四個管家陪著眾官兵在東廂房用飯，直飲至深夜時分，方才酒散，張西庵令內父安置，方才進去。

到得五更時分，又治飯與眾人吃了，張西庵寫出兩封書啟，一封送與撫台；一封送與提督。內父滿心歡喜，再三謝別。張西庵果喚十餘個家人送過了嶺，方才回去。內父催眾人又走了五十多里，方才歇息。內父下馬閒看，只見車內的銀鞘有些不同，心上疑惑，令眾兵抬下車來，見封皮宛然，但覺硃批略異。忙叫打開一鞘，並非元主餉糧，卻都變了石塊。內父驚得魂飛魄散，慌忙都開看時，那裡見一毫銀子！內父哭死方蘇，眾兵無不駭異。」

干白虹也驚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曾九功道：「說來真個奇怪。當時內父所遇到的那個官兒，卻並不是兵部侍郎張西庵，竟是一伙大盜。原來這銀子上鞘時節，他先在京中看得仔細，及至差了內父，他便查明跟腳。又知張西庵久不在京，與內父定未謀面。內父未出京之時，他預先趕到這所在，賃了房子，做成假鞘，中間藏了磚石，依舊用封皮封好。又著人在百里之外打聽內父到來，他乘車軒蓋，故意遇著，一片胡談，將內父誘歸己室，連忙設席相留，把官兵哄開，悄然換入假鞘。又恐天明起身，就看破了，卻令伙黨乘黑，早護送過嶺。內父不知是計，走了大半天才看出來，方知昨夜墮了賊計。星飛趕到舊處，單單只剩空房，拆看兩封書札，皆是素紙。內父計無所出，幾番要死，眾官兵再三不容，只得報知當地官府緝拿，自回京中伏罪。朝廷以為墮誤軍機，敕下法司嚴刑勘問，連張西庵都拿了來，與內父識認，卻並不是這面貌。可憐內父奉旨追賠，終日嚴比，不堪痛苦，死於獄中，田產奴僕盡皆籍沒，不想小姐也入宮為婢。」說到這句，便放聲大哭。

干白虹道：「原來令岳為這一場冤屈，尊閭遂致生離，怪道吾兄這般憂感。如今尊閭現在何處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人口入官，係奉王法，弟有何怨？不想押解到京，京中有個土豪，叫做暴無忌，現充刑部書辦。他一見陸小姐容顏美麗，便挽個心腹，冒稱陸氏宗親，在當官納了身價，將小姐領去為妾。那小姐雖入虎穴，寧死不從；小弟因夫婦之情，不能自己。幾次在暴無忌面前長跪哀求，願還身價，贖歸完聚，暴無忌反加呵叱，堅執不許。小弟哭拜再三，那暴無忌便說：『若有一千兩銀子，便與你贖去，若少一釐，休要妄想。』他料我是個寒儒，必然沒有千金之物，即小弟意中，亦自揣不能見面了，故展轉思之，愈加悲慘。當初內父招我過門，自不合妄矜志向，失此良緣，今日悔之何及！」

干白虹道：「郎君愛念前盟，如此真切，足見情種。今日幸遇小弟，便係有緣，郎君但請開杯一醉，其尊閭之事，都在小弟身上，包管完聚便了。」曾九功聽說，連忙揖謝道：「台翁果能為圖維，苟有完成之日，當為犬馬以報深恩。」干白虹道：「郎君何出此言？小弟既然相許，斷不失信。」便將巨觥斟過酒來，曾九功雙手接著道：「賤量本不能飲，承台翁過愛，自當勉受。」果然放下愁懷，說說笑笑，直飲至日落西山。曾九功被干白虹力勸，多飲了幾杯，不覺醉倒。干白虹見天色已晚，曾九功又不能醒，欲要送他回去，又未問他寓所，反只得扶了他到自己的下處來睡了。只因這一遇，有分教：

君子知恩報恩，小人取禍得禍。

未知干白虹果否與他謀為此事？那陸小姐畢竟弄得出來弄不出來？可能與曾九功完聚？且聽下回分解。